

《汉语大字典》女部近代汉字考源举隅

段欣然

(武汉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近代汉字”一词起源于唐兰先生的《古文字学导论》，目前被广泛认可的定义为“自汉初年到‘五四’时期这一历史阶段的汉字”^[1]。其中除去历代研究较多且与现代汉字无甚区别的正字，还存在大量在使用中孳乳而生，源头难辨的异体俗字。本文以《汉语大字典·女部》中的近代汉字为研究对象，浅谈其研究意义，并以《汉语大字典·女部》中的几则近代汉字为例进行考释，旨在考证梳理其源流，厘清单字产生发展脉络，同时对《汉语大字典》的字形、释义等方面进行补正。本文中单字释义原文均引自《汉语大字典》（第二版）。

【关键词】近代汉字；汉语大字典；俗字

一、《汉语大字典》女部近代汉字考源研究的意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唐兰先生的《古文字学导论》即提出“近代汉字”这一名词，唐兰先生采用“通行”标准，将汉字分为“古文字”（又可分为上古文字和近古文字）和“近代文字”两个阶段，即对应传统的“古文”“今文”之分，实质上仍秉持二分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简化字成为国家颁布的用字标准，国家对印刷字体进行了整理，致使一批旧字从此消失，而又人为地创造了一批新字，汉字的使用频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出于研究的需要，费锦昌在《汉字研究中的两个术语》（1989）中提出重新探讨汉字的划代，“把汉字分成三个阶段：秦代小篆和小篆以前的汉字为古代汉字，秦汉隶楷直到‘五四’以前的汉字为近代汉字，‘五四’以后的汉字为现代汉字”。此后，许长安、张洪魁、张涌泉、刘金荣等学者不断探讨，使得近代汉字作为研究对象，在概念、时间范围、研究内容和研究重点上都在研究者心中达成一定共识。但长期以来，文字学研究往往秉持厚古薄今的传统，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近代汉字才开始得到学者的

重视，成为一门学科。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轻视近代汉字的研究意义。近代汉字虽无法与古文一一对应，却并非无源之水，其中既有在长期书写运用过程中产生的俗字讹字，也有应古代民众日常生活和宗教中诞生的新事物的需要较晚创造的新字。通过对这些近代汉字的考释溯源，厘清其发展脉络，从汉字发展的角度来看，不但可以从中窥探汉字发展演变的内部规律，还可以动态地了解汉字形、音、义的动态发展历程，于音韵、训诂、词汇等方面的研究有所裨益。

研究近代汉字，《汉语大字典》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汉语大字典》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收集汉字单字最多、释义最全的一部汉语字典，其编纂历经十载，较之同类字典，其收字宏，字形规范，释义亦较为详备。然而《大字典》中所载近代汉字，有一部分已经退出现实应用，仅载于字韵书，还有一部分在传抄之中形义有所舛误，《大字典》原样抄录，不足征信，需要加以更加细致的考察。对近代汉字进行考源，可以通过进一步探究和考证，完善《汉语大字典》的条目和释文，考释音义未详之字的音义，判断

义项正误，并为为缺少实例的义项增补实例，为异体字建立字际关系的系连，对《大字典》释义上的缺漏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完善。

字书以部首为标准对汉字进行归类和整理古已有之，而同一部的汉字之间往往在音义上有所系连。随着女性主义思想在国内的蓬勃发展，近年来，女部字的研究成为汉字文化学领域的新热点，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往往运用女部汉字材料，分析汉字的文化意蕴，包括女性地位研究、婚姻制度习俗研究、姓氏和母系遗存研究、称谓研究等方向。相关的研究著作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基于《汉语大字典·女部》展开研究。这些研究著作，绝大多数是将女部字作为切入口，借以研究女性地位与相关文化，利用文化成果进行汉字本体研究的则十不足一。而选取的研究对象也多选取《说文解字·女部》，对于近代汉字的关注较少，研究层次也较浅，轻视对近代文字材料的考证。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大字典》的释文在涉及到俗字领域时常不能很好展示异体字间的字际关系，甚至有些单字及义项仅见于字韵书，缺乏实例，难以尽信。在以女部字为研究对象时，如若不对《大字典》女部字进行考源和字际关系的辨析，有可能在无意之中使用错误的材料，自然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尤其有些学者选择通过数据手段进行统计归纳分析，将女部字分为褒义、贬义、亦褒亦贬和中性四类，研究女部字的意义分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若将正字和异体俗字作为不同的样本反复计算，难免影响数据精度。

对《汉语大字典》女部汉字进行考源，能够更好更科学地利用现有的文化研究成果，通过对《大字典·女部》近代汉字在发展过程中形、音、义变易的情况进行梳理，为从文化视角较为科学地对封建社会女性地位、生活环境和舆论环境等方面进行窥探打好地基，具有一定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价值。

下文将以《汉语大字典》女部中端、嫵、姼、

姼四字的溯源考释为例，对《汉语大字典》女部近代汉字的考源研究方式进行进一步探讨。

二、《汉语大字典》女部近代汉字考源补正例

1. 端

《集韵》多官切，平桓端。女子人名用字。《集韵·桓韵》：“端，女字。”

按：据邓福祿、韩小荊《字典考正》，“端”疑为“端”的换旁俗字，《可洪音义》卷五《方广大庄严经》第十一卷音义有“端正：上都官反，正也，直也，正作端”句，可证。^[2]此说应是。在此再补一例：《大清一统志》卷二十记载，邢台县有双烈祠，“在府城南關祀烈女王玉梅、张端庄”（《钦定四库全书》本，31a）。《畿辅通志·列女》（《钦定四库全书》本）卷八十九，38b）则有“张博女端庄”和“王得时女玉梅”条目，并记载王玉梅“与邢台烈女张端庄同祠祀之”，可确定所载为同人同事。由此例可见，“端”与“端”字异体，且“端”确可作为女子人名用字。

2. 嫵

《集韵》匹寐切，去至滂。配。《集韵·至韵》：“嫵，《字林》：‘配也。’”

按：应为“嫵”字俗讹。嫵，《说文》：“妃也。”妃，《说文》：“匹也。”段注：“《释诂》曰：‘妃，嫵也。’引申为凡相耦之偶。”《广韵·霁韵》：“嫵，配也。”二者形义皆近。述古堂本《集韵·至韵》此处字头作“嫵”，乃其证也。

然而《大字典》此字形颇为可疑。除述古堂本《集韵》作“嫵”外，金州军刻本、漳州本、棟亭五种本、顾广圻重修本等本、四库全书本、四库荟要本《集韵》均作嫵，较之“嫵”字少“囟”下一横，却无一将“フ”写作“丿”。“嫵”亦是“嫵”俗体，明清文献中常见，如《全唐诗》卷八百二十八《送崔使君》一诗中有：“王嘉迎安，远狎遗民。嫵（嫵）彼二子，厥或相似。”^[3]《大清一统志》卷一百十二赵之玺条目下有：“有才嫵（嫵）班马、行法闵曾之语。”^[4]嫵字《大字典》

未载。《大字典》此处引《集韵》，疑所注字形当为“媼”，写作“媼”者，系编纂过程中将两个俗字混同。

另，吴晶在硕士论文《〈类篇考索〉研究》中认为，“媼”字训“小貌”不当。《大字典》与《类篇》在释义表述上有分歧。《大字典》：“[媼媼]小貌。《集韵·齐韵》：‘媼，媼媼，小兒。’”《类篇·女部》：“媼，频脂切，女字。又邊迷切，媼媼，小目。”作者推断，“媼媼”当为“媼媼”之误，《集韵》的“小兒”与《类篇》的“小目”均非正，应为“小儿（兒）”，故《大字典》释义不确。^[5]此说有待进一步商榷。一方面，媼字释为“小儿”者亦在字韵书中常见。如《释名·释长幼》：“人始生曰婴儿，或曰媼媼。”《扬子法言》：“婴儿、媼媼、媼弥皆连语形容字，言人始生不能言语，媼媼然也。”婴儿，即“小儿”。《集韵·脂韵》：“媼，媼媼，小儿。”亦可证明媼媼有训“小儿”例。然而，媼媼是叠韵连绵词，东方朔《神异经》：“此虫常春生，而以季夏冬藏于鹿耳中，名媼媼，亦细小也。”媼、媼《广韵》均五稽切，音同，媼媼应与婴儿、媼媼等词同源。此虫因细小得名，故媼媼或兼有细小之意，婴儿初生体格弱小，二义理亦相通，断定“小貌”错误，过于绝对。

此外，在《〈类篇考索〉研究》中作者认为将“媼”字俗写“媼”与“媼”相联系，认为是由于此二字形近导致的混讹，未免迂曲。“儿”字俗有作“𠂔”者，见《广韵·支韵》及《集韵·支韵》，与“𠂔”字上部相同。

3. 𡇗

（一）《集韵》俯九切，上有非。女子仪态美好。《玉篇·女部》：“𡇗，好兒。”《集韵·有韵》：“𡇗，女仪也。”（二）《篇海类编》铺怀切。同“𡇗”。《字汇·女部》：“𡇗，同𡇗。”（三）同“邳”。古国名。《字汇补·女部》：“𡇗，国名。与邳同。《路史·国名记》曰：‘传商有媼媼。’云：邳也。”

按：考诸形音义，𡇗应有三个来源：一、与媼

互为改换声旁的异体字；二、鬟字俗写，《大字典》未载；三、因形近与媼、媼互通，《大字典》义项（二）（三）亦是由此而来，但三字并非完全系出同源。

𡇗，应为媼改换声符产生的换旁俗字。媼字《说文》失收，其确为商周古文，见于甲骨，写作𠂔（续四一五一）𠂔（存下三四三），《甲骨文字诂林》释为“人名”。从音义来看，《集韵·有韵》𡇗只出现一次，𡇗、媼两字头并列，共释为：“好兒，或作媼。一曰女仪也。”可知二字应已混用。媼字，《玉篇》训“好兒”，《万象名义》训“好色”。《广韵·哈韵》：“媼，好色兒。”《广韵·有韵》：“媼，好兒也。”王一、全王、钜宋、巾箱、棟亭、元、明各本作“好色也”。义皆近，且并与𡇗同，可证《集韵》“好兒”可靠。《玉篇》媼注音“甫九、普来二切”，𡇗注音“方酉切”，“甫九”“方酉”加之《集韵·有韵》“俯九”三切音同。进一步支持二字音义皆同，互为异体。从时间上来看，媼字在字韵书中的传抄履历较为完整，《玉篇》《万象》《广韵》《集韵》均有字头。但𡇗字疑出现较晚，虽今本《玉篇》有载，但《名义》《广韵》未录，疑后人所补。故媼为本字，𡇗为媼的俗字，较为合理。发生这种情况一方面可能由于𡇗、不音近，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媼、媼二字在《玉篇》中上下相邻，后人在传抄时发生讹误，但囿于音近未能觉察。

𡇗，又同鬟。庚辰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二十四回：“那红玉急回身一跑，却被门槛绊倒。”有侧批曰：“隆梦中当然一跑，这方是怡红之𡇗。”第二十五回：“一时下了窗子，隔着纱屉子，向外看的真切，只见好几个丫头在那里扫地，都擦胭抹粉，簪花插柳的。”后有夹批曰：“八字写尽蠢𡇗，是为衬红玉。亦如用豪贵人家浓妆艳饰、插金戴银的，衬宝钗、黛玉也。”甲戌钞本与庚辰本属同一系统，时间更早。甲戌本二十四回不存，二十五回同一处夹注为：“八字写尽蠢鬟，是为衬红玉。亦如用豪贵人家浓妆艳饰、插金戴银的，衬宝钗、黛玉也。”可知庚辰本之“𡇗”应与“鬟”同。

“鬟”又通作“环”，“丫鬟”一词明清小说常作“丫环”，“环”为“环”字俗写，“坏”则为“环”的换旁俗字，“鬟”指称婢女，故换为女旁。同理亦通嫖，嫖嫖之嫖或有写作坏者。

坏字又在琼州、雷州一带的闽语中常见，可作指示代词、助词、名词前缀，亦可作地名。屈大均《广东新语》：“黎岐人姓名，亦多曰那某、抱某、扶某。地名多曰那某、滴某、婆某、可某、曹某、爹某、落某、番某。其近汉者多曰坏某，坏音不。”今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仍有坏龙岭、坏苦岭等山脉及坏埔村等村落存在，印证了屈的说法。其借字表声可能性较大，暂不深入讨论。

坏又与姤、姪并通，具体见下文姪字条。

4. 姪

（一）《集韵》铺枚切，平灰滂。同“胚”。《玉篇·女部》：“姪，与胚同。”（二）《正字通》补委切。姓。《通志·氏族略》：“姪氏，见《纂要》。”

姪，应为胚（胚）改换义符的俗字。胚《说文》作𦍋。《说文》：“妇孕一月也。”《龙龕》：“𦍋，俗。胚，正。怀胎一月谓之~。”姪字义较为稳定，《玉篇》：“普梅切，孕也，与胚同。”《集韵·灰韵》：“胚姪，《说文》：‘孕妇一月也。’或从女。”可证。然而，姪字《名义》《广韵》无字头，疑今本《玉篇》条目为后人增补，故姪应为后起俗字，胚为本字。由于只有妇女能够怀孕，故改换义符为女旁。

坏、姤、姪三字形近，上古不、丕原为一字，否、不音义皆同，故人不察其来源不一，时常混用，有宋以后愈加严重，以至字书韵书中音义混淆舛误。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坏、姪与胚、𦍋通。《字汇》：“姪，又铺怀切，音胚，义同。”《集韵·灰韵》姪字铺枚切，与胚、姪二字并同。姪字与胚并无关联，但由于坏与姪的混用，经由俗字坏吸收了胚的音义，此可作一旁证。周祖谟《广韵校本》认为姪同胚^[6]，盖应由此。第二种是坏、姤、姪三字并与邳通。邳既是国家之名，也是姓氏。《左

传·昭公元年》：“商有姚邳。”^[7]姚、邳均为商代诸侯国，诸侯国的名称往往作姓。故《广韵·脂韵》：“邳，姓也。”《风俗通》亦有：“奚仲为夏车正，自薛封邳，其后为氏。”最先与邳互通的应为姪字。一是由于姪字在三字中出现最早，二是由于姪字训姓氏见于文献最早。《玉篇·女部》：“姪，《纂文》云：‘人姓也。’《说文》又匹才切，不肖也。”《万象名义》：“姪，方止（？）反，古姓。”后坏、姪因形近与姪混用。《玉篇》《四声篇海》姪字训释中“姚邳”均作“姚坏”。《通志·氏族略序》：“于文，女生为姓，故姓之字多从女，如姬、姜、嬴、姒、妫、姑、妘、媯、姁、姪、嫫之类是也。”《通志·氏族略第三》：“姪氏，见《纂要》。”此则作姪。又《路史·黄帝纪上》：“奚仲生吉光，是主为车，建侯于薛。……后灭于楚。为薛氏、蘧氏、且氏、祖氏、奚氏、嵇氏、仲氏、摯氏、执氏、畴氏、伍氏、丕氏、邳姪姪氏、李氏、徐氏。”邳、姪、姪并归一氏。由此反推姪字所表之古姓，当为邳姓。

参考文献：

- [1] 刘金荣.“近代汉字”刍议[J].浙江社会科学,2005(04):165-168.
- [2] 邓福祿、韩小荆.字典考正[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 [3] 全唐诗[G].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
- [4] 大一统志[G].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
- [5] 吴晶.《类篇考索》研究[D].浙江大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 [6] 周祖谟.广韵校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7]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
- [8]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